

■吴金梅

苦难面前学会自渡

不经意中，翻到同红写的《婚姻的真相》，心里留存的那份对于才子佳人的爱情传说，曾经闪耀在眼前的万丈光芒，顿时黯淡了许多。

一直以为，虽然李清照后半生所遇非人，颠沛流离，但那只是因为失去了赵明诚，才造成了这一段悲凉，没想到，她与赵明诚让后人艳羡这么多年的爱情佳话中，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。

或许，隔着千年的时光，我们眼中的许多故事，因蒙上了岁月的轻纱，不知不觉中平添了一份朦胧和诗意。只是一旦透过时光的缝隙，有机会窥见其中的一些真相，我们的内心，或许会对生活多一份惊叹，那是一份无论何时，生活终究不完美的透骨の悲凉。

世间多少传奇，很多当事人宁可缄默，乃至自欺欺人地推波助澜，也不想让别人窥见最真实的一幕，或许是为了不必面对别人怜惜的目光，或者是不想让更多的聒噪扰了自己的清静，宁愿冷暖自知。

然而，李清照终究不是寻常女子，她不想暗淡自己的悲喜，超人的才情和孤傲让她选择了记录生活的真实，即使所写的是

自己最亲近的人，也不例外。或许，这样真实性情的女子，才是最难得的。

经年以后，李清照的一篇《金石录后序》，犹如一把钥匙，为后人打开了尘封多年的一段历史，透过那些字句，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才气横溢的女子，也曾经历过那种无人明了的惆怅。

当赵明诚收到朝廷任命，要他先赶赴建康上殿朝见，再去湖州做知州时，那时李清照的内心深处，其实是另有期待的。

面对乱世，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看淡功名，选择和自己一起卜居赣水上，归隐田园。

但赵明诚选择的，是独自兴冲冲前往赴任。或许功名于一个男人而言，是远远大于儿女情长的。

她用笔描述赵明诚当时的形象：“葛衣岸巾，精神如虎，目光灿灿射人，望月中告别。”那兴奋的眼神，让李清照的心隐隐作痛。

隔着千年的时光，我们似乎还能透过文字，听到她那一声长长的叹息。这份哀怨，穿过笔端，绵延了千年。

即使是别人眼中的神仙眷侣，常常氤

氲在琴瑟和鸣和诗情画意中，一旦遇到名利的冲突时，又能怎样？此时，一切的柔情和诗意，终究抵不过名利场的诱惑。

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如李清照这般，即使有满腹的才情，也无法逃脱风霜雨雪的侵袭，她也有需要自己独自面对的哀伤和嗔怨。

身为女人，除了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事实上，悲喜自渡，这或许是唯一的通道。

稍稍留意，不难发现，如于凤至、张幼仪等民国女子，人生都曾跌入谷底，在生活的旋涡中，都硬生生靠着自己咬牙奋力启航，凭着过人的才识和坚强，才把一手烂牌翻转过来，书写了精彩人生，也烛亮了无数后人。

同样，近期爆红网络的八旬老太的励志故事，也感动了无数人，再一次佐证了女人当自强的道理。

老太太叫吴胜明，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时，都是打扮入时，满面笑容。在她阳光灿烂的外表下，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她曾经历过怎样的苦难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吴胜明白手起家，从

小本生意做起，一点点做成了当时中国的女首富。可惜命运并没有一直垂顾她，后来一次生意上的失手，她锒铛入狱，在监狱整整待了18年。这期间，丈夫背叛了她，她深爱的女儿也因为极度绝望而自杀。

已知天命的她，一夜之间，从天堂掉入地狱，生命的桅杆，轰然倒下。这位坚强的女人，面对生活的狰狞，也曾想过要放弃生命，最后在人间地狱走了一遍后，她毅然选择了重新站起来。

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而吴胜明在古稀之年，刚刚走出监狱的大门，她举目无亲，从扫厕所开始，再次起航。努力数年后重新变得富有，并在80岁高龄时参与创办了老年公寓。

吴胜明重写了自己的故事，也用自己的大爱，温暖了身边很多的老人。她的坚强和乐观，犹如冬日的阳光，照亮了很多迷茫的心灵。

她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命运是动态的，无论是谁，纵使曾经迷失在深渊，只要自己不轻言放弃，悲喜自渡，只要心怀希望不断努力，终有可能重新飞翔。



■明前茶

娜塔莎的盲盒

娜塔莎是一个高挑美貌的俄罗斯姑娘，15年前在绥芬河出摊卖旅游纪念品。

她卖迷彩望远镜、太阳镜、油画般漂亮的化纤丝巾，以及明显要比普通中国人的身高长出一截的牛仔褲。她的摊上也有大同小异的木质套娃。盛装的皇后里面通常有四个由大到小的盛装皇后；盛装的挤奶女工里面，有五个一模一样的挤奶女工；盛装的长裙公主里面，有六个一模一样的长裙公主，最小的公主只有蚕豆粒那么大。当游客拉着孩子准备离开，并以厌烦的口气说：“套娃里面能有什么惊喜？无非是一模一样面目呆痴的套娃。”娜塔莎突然以娴熟的中文插话说：“我这可不是普通套娃，里面每一层都是奇迹。”

顾客就愣住了，娜塔莎报价说：“40元一套。你买下来以后才能打开来看，如果没有惊喜，我可以退款。”见顾客有点犹豫，娜塔莎又说：“你能把这四五层娃娃编成一个寓言故事，或者一个荒诞的幻想故事，我给你八折优惠。”果然，她卖的套娃里，每一层都不一样，皇后

里面套着神秘管家，挤奶女工里面套着冰雪公主，公爵夫人里面套着歌唱艺术家。大家都惊呆了，这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木头套娃吗？有的孩子就吵着要买，大人们绞尽脑汁在编故事，有一位爸爸实在编不出故事，看到娜塔莎摊位旁放着手风琴，提议自己拉一段琴来代替故事。娜塔莎也给了他八折优惠。过了一会儿，拉提琴的男士回来了，送给娜塔莎一串烤猪肉。这烤肉串充满了粗犷的俄罗斯风格，烤签上的每一块猪肉都堪比麻将牌。

娜塔莎吃着烤肉串，跟我聊起了天，她原本是莫斯科大学机械系的副博士，毕业后去研究所上了一年班，十分不喜欢那种每一层揭开来都一模一样的、仿佛套娃般的生活，就辞了职，靠在街上给人画肖像画维生。后来，她又迷上了风帆运动，也做过烤肉西施，组过卖艺小乐队，自己填词作曲，当街演唱，最终她意识到，自己还是热爱绘画，摆摊可能是养活自己的好方式，会有很多的时间来画画。这一回，她开始兼做套娃生意，订制了素色木头套娃，自己上

■王太生

总有一些人沉默寡言

个只说不说的人。

一个画画的，在古村写生，画那些静物，画那些花草山水，他不是不说话，而是用心和画笔，与这个世界交流，与万物对话。

我们总是赞美在自己土地上的默默耕耘者，他们做着本分事，沉默寡言。但言语不多，并不代表其不擅言辞，其实他们内心广阔，广阔得淹没了一些嘈杂的声音。就像一个老农，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专心劳作，而很少与外面的人沟通；挤在芜杂的人群里，木讷，不擅交谈，可他一回到瓜棚豆架的世界里，人会变得活络，变得侃侃而谈。老农会说，南瓜兄弟啊，我喜欢你又憨又厚的样子，你长得如此硕大，当初真没有想到。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的收获，让他他跟那些安静的瓜果聊聊。

由此，想到《闲赋居》里所提到的“拙者”的逍遥，他当然陶醉于个体的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从字里行间的表达看来，不是一个人谦卑的朴素和笨拙，而是智者的快乐与满足。

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去苏州，游拙政园时，除了买了半斤干茉莉花，醉心于茉莉花瓣的洁白芬芳，对“拙政”二字，却是不太懂——那年，我19岁。

■王安林

无穷大与无穷小

几天前接触到这么一组数字：2019年格陵兰岛冰盖年融化5320亿吨，是2013年的2倍。有了一个“亿”字，我就傻了。后来又看到这么一组数字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一个影像，用缩时技术呈现一颗超新星从光芒万丈到黯淡，这颗新星与地球约7000万光年，这是指距离。而这颗新星爆炸时的亮度相当于50亿个太阳。这个“亿”字用在自然界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如果用在一个人身上似乎是不可理喻的，但为什么不允许呢，一个人身上的细胞就能够用亿来计算，这么想，一切都可以解释。

不久前与朋友的一次聚餐，吃到一盘虾蚬，炒虾蚬，撒了一些蒜苗，外观看起来跟豆腐渣一样——现在豆腐渣在酒桌上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反倒是一道美食。虾蚬也一样，同属于咸菜一类，沿海渔民用于下饭。如果说虾蚬也是海产品，应该属于最低档的海鲜。但现在这虾蚬应该作为高档调味品来使用，就那么一小碟，放在一盘带皮的芋头中间。

有个朋友弄弄地说了一句地方俗语：“虾蚬脚弹弹，你知道用的哪条腿？”生长在海边的人大多知道这种生物，但还是不清楚这句话的含义。实际上，这句话包含了很多的意思，首先是要说明虾蚬体量的小，小到常人肉眼几乎无法看清；然后，这么小的一种生物却与正常的虾一样具有胸足，通常我们所说的脚或者腿。那么小的生物动一下腿，你怎么可能看清它当时使用的是哪条腿？朋友中有一个是海洋大学毕业的，他让我们先搞清楚虾蚬的属性，还说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称“中华哲水蚤”。你们首先要知道这是菌类还是动物类，中华哲水蚤是小型海洋浮游动物。食性为滤食型，滤食水中硅藻、细菌、有机碎屑等悬浮颗粒。他说，你

们去翻翻《中国动物志》在节肢动物门甲壳纲下的淡水桡足类中可以找到中华哲水蚤，是节肢动物门、甲壳动物亚门、哲水蚤科、哲水蚤属的一种。他的话把我们全听傻了。我不买虾蚬，也很少吃虾蚬，但还能说几个与虾蚬相关的俚语。比如“虾蚬作不起大浪”，指虾蚬太小，没有什么能耐，借虾蚬说人，说某人没有什么花头，可以轻视。“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”，弱肉强食，这是自然界的规律，接着虾米还有“虾米吃虾蚬，虾蚬吃烂泥”。虾蚬不可能吃烂泥，虾蚬是海洋食物链的低级物种，吃的应该是一些浮游植物。还不如“一口下去千万只”。

就这一粒肉眼根本就看不清楚的东西，竟然可以说出这么一大段文字也真的是奇怪。然而世界之所以奇妙，就在于一切事物的可大可小之谜，这似乎让人相信永恒。有次我在新浪上看到一个“科学家宣称人类20年内将实现长生不老”这样的标题。

我一直不相信长生不老的传说，但这条消息还是让我无比激动，因为这是由著名科学家雷·科兹威尔提出来的。他在《太阳报》撰文指出：“我和许多其他科学家们都相信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，我们将有能力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新编程。如此我们便可以以身体内石器时代的基因‘程序’终止运行，甚至逆向运行。”他说：“如此，纳米技术将让我们永生。最终纳米机器人将代替血红细胞，并以高出前者数千倍的效率发挥作用。”也就是说，这是科学。

从小小的虾蚬竟然说到了人可以长生不老，这是不是荒唐？但思想就像空气与水，如果自由，就会平均流动，这样才有活力。否则，我们身体内在运行的永远都只是石器时代的基因程序。从小小的虾蚬竟然说到了人可以长生不老，这是不是荒唐？但思想就像空气与水，如果自由，就会平均流动，这样才有活力。否则，我们身体内在运行的永远都只是石器时代的基因程序。从小小的虾蚬竟然说到了人可以长生不老，这是不是荒唐？但思想就像空气与水，如果自由，就会平均流动，这样才有活力。否则，我们身体内在运行的永远都只是石器时代的基因程序。

正如15年前，娜塔莎将不同的套娃一层一层收拢时，用中文说的那句话：“未知的诱惑，也许比冰淇淋、烤肉、月亮和风帆放在一起，还要迷人。”

绝，又担心惊喜来得太快。盲盒似乎戳中了大脑中奇妙的上瘾中枢，买盲盒的人会一直不停地买下去，与艺术家的联名款，与设计师推出的限量版，儿时动画角色的复刻版，电影英雄的夸张再造。老一辈往往不理解年轻人为何会喜欢这种无用的小玩意，盲盒爱好者却不这么想，开盲盒的那一刻，他们获得的情绪宣泄是如此强烈，就像一杯高浓度的鸡尾酒一样，除了杜松子酒或者威士忌的辛烈，还有柠檬皮的酸涩与清新，又有大地上野生浆果的酸甜，还有方方正正的小冰块互相碰撞以后产生的声响与气泡，它是辣而暖的，又是爽而冰的。它像情绪空间里的旋转杯，也像蹦极时的失重尖叫。虽然你明明知道真实的大地并不这般无序旋转，你迟早会被现实的重力加速度稳稳抓牢，但你为什么还要追求那一声由自主的尖叫呢？它是释放也是慰藉啊。

我原先工作的单位，调来两人。一人能言会说，一人沉默寡言。会说的那位，总是听他在说话，大多是打电话。那位不说话的，整天抽烟，你不和他说话，几乎很少开口。我绝非有说这两个孰是孰非的意思，只是要说，那个会说话的人，早已跳槽离开了，那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最终留下来，还一直坐在那里。

这个世界总会安排一些事情给人去做，就像有人老实做人，本分做事。我曾问过沉默寡言的金大爷，你为什么不喜欢说话？大爷说，年轻时，不怎么爱说，年长了，还好一点。金大爷回忆，30岁出头时，一个人挑一水泥船的稻谷，一担接一担地慢慢挑，哪有力气和功夫说话呀，要保持元气。累了，挑不动时，最多哼哼唧唧，哼上几句。

在古代，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有他自己的生话，或归于山林，或隐于小园。他们大多默不作声，选择自己的方式，或在园圃半耕，或在木格纸窗下习字作画。

我忽然想回到江南，重游姑苏，再访那名为“拙政”的快乐园子。

■陶琦

宋仁宗辟谣

历史上，宋仁宗赵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皇帝。一方面他仁爱宽厚，深受臣民乃至邻国的尊敬爱戴；另一方面，围绕他的谣言很多，且又事关立嗣继统、社稷兴衰的国之大计，使得他的人生极富传奇色彩。

最著名的谣言是后被世戏剧广为传唱的“狸猫换太子”。仁宗的母亲李氏，出身卑微，生下赵祯后，被一直无子的刘皇后抱去，当作亲生儿子抚养，李氏被冷落。民间戏曲还进一步演绎，称刘皇后与李氏同时怀孕，刘皇后生下一个死婴，于是强行把李氏生下的赵祯夺走，换成剥了皮的狸猫，诬称李氏生下一只妖孽，令李氏被打入冷宫。刘皇后则母凭子贵，在宋真宗死后，又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监国，辅佐13岁继位的宋仁宗处理政事。

仁宗直到刘太后去世，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氏，当时还有谣传，李氏之死是刘太后派人谋杀。仁宗第一时间派兵包围刘太后族人的住宅，又亲自开棺查验，看到生母并非是被害死，不禁慨叹众口铄金。谣言乃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被澄清。

另一个著名谣言是宋仁宗因有三个儿子生下不久即早夭，皇嗣一直是困扰朝廷的大问题。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一个叫冷青的市井之徒去见开封府尹，声称自己是仁宗的儿子，其母王氏本为宫女，获仁宗宠幸怀有身孕，因宫中失火逃到宫外，无以为生，嫁给一个叫冷绪的平民，生下儿子取名冷青，还拿出仁宗赐予王氏的绣花肚兜为证。

开封府尹钱明逸是个糊涂蛋，被冷青的气势唬住，对他十分恭敬，让冷青有了把戏演下去的底气。其后经过开封府推官赵概、谏官包拯共同审理，发现冷青是假冒的，但事情已经在北宋境内被传得沸沸扬扬。于是民间有谣言称，冷青确为帝子，是仁宗的宠妃、后来被追授温成皇后的张贵妃私下授命率陈抟杖下，让他下令开封府官员处死冷青，以免张贵妃日后生下皇子，无法继承帝位。

恰好骗子冷青被处死这天，汴京雾

■冯惠明

漫步古巷

傍晚时分，徜徉在定海古城的古巷，古巷曲折，斜阳静照，光影层叠，深深浅浅，小巷更显幽深，这幽深中储藏了多少光阴和深情，悠悠的。还有微风在吹，吹来阵阵桂花的香气，一切都那么宁静安详。各式的鞋子，各样的步伐，敲响着青石板路，是否还能听到遥远的回响。千百年前的人们，是否也迈着这样的步子呢，他们想着什么样的事情，匆匆还是悠然？他们走过这里，然后走进时光里，走进历史间。在小巷的一头，他们出现了；在小巷的另一头，他们消失了，似乎这就是人的光景，在某个时间点来到人世这条小巷，经历一段岁月就又消失了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只想抓住现在，这个是我与生活的唯一的切点，感受这的宁静。

慢慢地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在角落里寻找历史的影子，或者一块古碑，或者一扇老窗，还想着窗子里是否有人，静静地看着月光。多想在一座古老的门上，敲打出当年贾岛听到的声响。在那窗子里看到李白见过的月光。这其中自然有一种朦胧，一种沧桑，一种今古交织的幻，一种生活的真，一种宁静的梦。或许这也有着辉煌的曾经，但现在却如此宁静，仿佛人到老年，过了光鲜的岁月，获得了难得的空寂安详。远处传来了汽笛的鸣响，经过风的过滤，连那些杂音也变得不一样了，有种悠扬的美感，荡漾了整个小巷。小巷更静了，似乎静从来不是没有

声响，而是有一种把思绪带到宁静的旋律。斜阳更低了，在山巅上，仿佛在窥视人间。我喜欢这样的斜阳，常常凝神痴望，似在寻找着什么，或许是在未来，或许是曾经。因为并不刺眼，所以看很长时间也没事。

小巷连通古今，古代仿佛遥远，其实不过是在小巷的尽头而已。在一株桂树下停留片刻，桂花落在了我的头上，想起王维那首绝美的诗了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大概就是像我一样，闲着没事，看着桂花飘落，其实人不闲桂花也落了，只是看不到，也落不到人的头上。王维在春天的山上，我是在秋天闹中取静的城市深巷里，为什么春山有桂花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又有多少过客在这里走过，有多少花落在人的头上呢。一会月亮就升起来了，只是没有鸟会被惊醒了。在桂树下借着月光赏桂花，桂花的香气和月光融合在一起，月光和风都香了，桂花的香也有了亮色，这里总是这么美妙，感受不到巷外的世界的涌动，仿佛超然独立了。我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思考人生，一切都没那么严肃了，却还是那么深刻。人生变成了岁月中的一件艺术品，可以像织梦一样织就生活和人生。我慢慢地走着，一切都迅速地融化在这古今变幻的时空里，化作朦胧。天暗了，灯火亮了，滚滚红尘依然在召唤。